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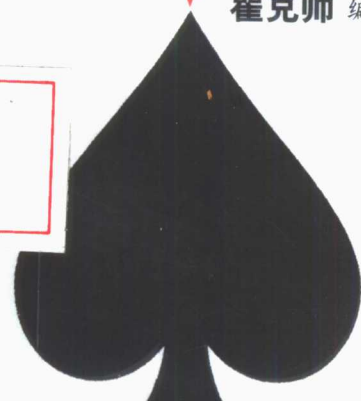
世界

桥牌名家

重大失误综析



瞿克师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桥牌名家重大失误综析

瞿克师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桥牌名家重大失误综析/瞿克师编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1

ISBN 7-5323-7164-6

I. 世... II. 瞿... III. 桥牌—基本知识
IV. G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1448 号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450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17 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100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国际桥牌大赛中,大师们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是那样的扣人心弦。透过耀眼的光环,走近大师,我们发现大师们也会犯下各种意想不到的错误,真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为帮助读者少犯错误,本书介绍的一些失误牌例均取材于百慕大杯等顶级国际比赛,且从防御、做庄、首攻、叫牌、信号、约定等技术原因,甚至心理的因素作了深层次的分析。由于作者出身桥牌世家,本人又代表过国家桥牌队、上海桥牌队转辗少场多年,故分析牌例思路清晰,驾轻就熟,加之文笔幽默,故读者读过本书后对提高桥艺一定大有裨益。

前 言

独立写一本桥牌书的想法由来已久，如今理想成为现实，自然令我兴奋不已。本书从世界上一些重大的桥牌锦标赛中遴选了近 140 个牌例，其中约有一半源自最高水准的桥牌锦标赛——百慕大杯赛，故极具真实性和趣味性。在书中出现的桥牌名家不下 150 人，资历最浅的也是国家青年桥牌队队员，知名度高的不乏桥牌界前辈及十余次世界冠军获得者。其中有早期的桥牌祖师爷克勃森夫妇、伦兹、杰可比和戈伦，有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称霸世界桥坛的意大利蓝队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贝拉唐纳、福奎和伽洛佐，有在蓝队之后成为世界桥坛盟主的美国“爱司”队的主要人物哈曼、艾森伯格和坎特，有近期桥牌风云人物麦克威尔和齐亚，也有 20 世纪末在世界桥坛上很活跃且有卓越表现的法国队和巴西队的一些著名选手。

俗话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桥牌作为一项竞技活动，要不出错是不可能的，只是桥牌名家的出错率要比常人低得多。以当今世界桥坛第一高手哈曼为例，你会在本书中发现他难得出现的几个出错的牌例。作为大名人的他非常引人注目，所以尽管他难得出现失误，仍被关注他的人“逮住”了几回。本书所述的各种错误中有的是因为同伴之间的误解，可能在问题发生之前他们未能详尽讨论过如何来应付这类挑战；有的是判断上的失误，从而导致了错误的选择；有的发生于高阶叫牌水平时，缺乏足够的空间去迂

回,加上时间有限,使选手面临很大的困难。但也有些错误实在情无可原,其中更有甚者还违背了一些起码的桥牌常识。在看了本书后,可能读者很容易产生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像他们这样的世界桥牌名家也会犯如此不应有的错误呢?我想造成这些失误的真正原因恐怕还须当事人才能解释得清,这里只能援用中国的一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来诠释吧。但对于个别牌例,读者或许不得不用“当局者昏”来归结为肇事的原因。

学习桥牌技艺,除了一般的课本知识及亲自大量实践外,还可以从前人的实践中去学。前人成功的牌例可传人以经验,而他们失败的牌例可授人以教训,有时后者给人印象之深刻更甚于前者,从而达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目的。此外,读者还可以从本书中了解到许多桥牌名家的卓越战绩,可以知道一些名人轶事,还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约定叫和信号方法。“让读者知道点东西,让读者学到点东西”乃是我撰写桥牌书和文章的一贯宗旨。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从本书中知道一些原来不知道的事,或是能学到一些原来不会的技巧,或是能减少甚至避免一些失误的发生。

坦率地说,在本书中出现的一些选手绝大多数都是我所仰慕已久的桥牌名家。我怀着一种十分遗憾的心情介绍了他们失误的经过,这纯粹是为了使读者引以为戒。论资历,我根本无法与书中的任何一位人物相提并论,但本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我斗胆披露并试图尽可能客观地分析他们失误的经过和原因,算是填补这方面内容的桥牌书较匮乏的一种努力吧。我在写作过程中虽不敢有半点的松懈,但本书中难免会有疏虞之处,可能还会出现谬误,这自然是笔者才疏学浅所致,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在此向读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瞿克师
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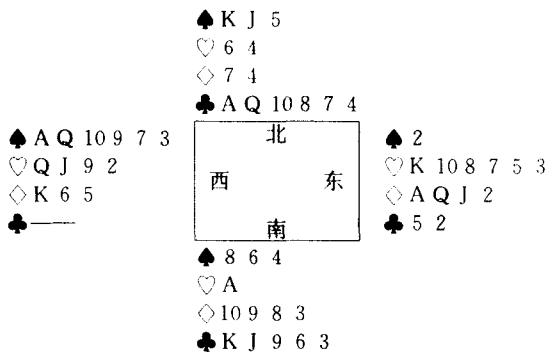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因同伴之间误解所造成的失误·····	1
二、被加倍后的惨痛下场·····	18
三、频频开口好吗·····	34
四、不该加倍对手的却加倍了·····	51
五、在高阶水平上仓促做出的错误决定·····	78
六、在使用布莱克伍德约定叫时出现的问题·····	91
七、糟糕的满贯叫牌·····	105
八、并不高明的做庄技巧·····	125
九、雪上加霜——两个牌桌同时失分·····	155
十、助庄家一臂之力的首攻·····	180
十一、漏洞百出的防御·····	211
十二、该拿的大牌却未能兑现·····	242
十三、裁决后带来的打击·····	266
十四、失误之大致使痛失冠军·····	276
附录 重大的世界桥牌锦标赛简介·····	302

一、因同伴之间误解所造成的失误

叫牌时,同伴之间产生的误解往往发生于某个特定的场合。譬如当你和同伴在使用约定叫时,仍有若干个叫品是你和同伴所不曾讨论过的,再如有时当你的对手使用的约定叫令你同伴颇感意外而难以应付。

让我们一起回到 1933 年,当时的钢铁大王施瓦布(Charles Schwab)拿出一笔奖金来奖励美英桥牌大赛的胜者。英国队的队长比斯利(Colonel Beasley)在比赛中遇到了如下的一副牌,他陷入了困境。



南北有局,叫牌过程如下:

西	北	东	南
克勃森	比斯利	莱特纳	唐维尔
	--	1♥	---
1♠	2♣	--	2♥
—	?		

如今不少桥牌选手喜欢用扣叫对手花色来表示对同伴所叫花色的积极支持。不过，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定约桥牌问世尚不足十年，人们还没发明这个约定叫法。而且在那时诈叫广为流行，在本例中，莱特纳(Theodore Lightner)就是利用无局对有局的有利形势，他做了一个轻开叫(Light Open)。比斯利持双张红心，见克勃森(Ely Culbertson)并没支持莱特纳的红心而叫了黑桃，更使他认为同伴真是持有红心套，于是他作出了不叫。结果唐维尔(Guy Donville)的定约宕了七墩——除将牌 A 外，他什么也没拿到。

很幸运，比斯利当时的想法被记录在案：“唐维尔开始是不叫的，当我听到他叫 2♥时，我猜想有这么两种可能性：一是莱特纳的红心较短，而他叫红心是诈叫。相反，唐维尔的红心却可能很长，如 Q J 10 领头的七张套再加上♦A 等。二是唐维尔的红心很短，他不希望克勃森在黑桃上半诈叫而我却在 5♣之前遭到阻挠。结论是我当时不应该猜疑而应另外叫个什么的，这样便能把疑团弄清了。要是唐维尔真是持有七张红心的话，那么他会再叫 3♥的，这样并不会有多大的损失。”

比斯利的遭遇值得同情。如果诈叫在那时是如此盛行以致另一方不得不在自己的叫牌体制中进行一些修改作为相应的对策，那么唐维尔不妨以 2♥作为自然真套的叫法而把扣叫 2♠作为积极支持同伴花色的叫法。因为在东家开叫 1♥后，南家是不会有五张或更多的黑桃的了，否则他会争叫 1♠的。同样的，如果唐维尔持有五张好草花及另一个 A，那么直接加叫草花恐怕是更加恰如其分吧。

这手牌在另一桌的叫牌是这样进行的：

西	北	东	南
莫里斯	约·克勃森	泰布什	戈特里勃
	—	—	—
1♠		3♥	
5♥	—	6♥	都不叫

比斯利的队友叫到并做成了满贯,为此你是否会以为比斯利和同伴的误解并没什么损失。不,你错了。在那时有局方宕七墩真是非同小可,因为那时的记分方法与现在的不同,有局方宕一墩便罚 250 分,宕七墩便是罚 1750 分! 无疑,克勃森经验很丰富,狡猾地在那个 2♥ 后不叫了,从而赚了便宜。

请不要因为这个牌例而想像那时的选手叫牌常常会失误,下面的一个牌例叫牌便很精彩。那是在 1937 年,奥地利队的弗里舒尔(Edward Frischauer)及赫伯特(Walter Herbert)在与美国队争夺世界冠军时发生的。

	♠ K 9 4 3	
	♥ A 9	
	♦ A 10 9 5 4 3 2	
	♣ —	
♠ 8		♠ Q 5
♥ K Q 6 2		♥ J 10 7 4
♦ K 8 7		♦ Q J
♣ Q J 4 3 2		♣ K 10 9 7 5
	北 西 东 南	
	♠ A J 10 7 6 2	
	♥ 8 5 3	
	♦ 6	
	♣ A 8 6	

双方无局,叫牌过程如下:

西	北	东	南
伏吉霍弗	赫伯特	索伯尔	弗里舒尔
			1♠
—	2♦	—	2♠
—	4♥(1)	—	4♠(2)
—	5♦(3)	—	5NT(4)
—	7♠	都不叫	

- (1) 询问红心。
- (2) 红心上无控制。
- (3) 询问方块。
- (4) 方块上第二轮控制及 2A。

本牌例南北方联手不过 20 个大牌点,但毫无困难地树立起了明手的方块套,庄家很轻松地完成了这个大满贯。然而在另一桌上呢,则出现了重大失误。艾·克勃森,这位问叫法的发明者(上述奥地利选手使用的便是克勃森问叫法)在同他的夫人约·克勃森(Josephine Culbertson)使用问叫时竟发生了误解。

西	北	东	南
施奈德	艾·克勃森	杰里耐克	约·克勃森
			1♠
—	2♦	—	2♠
—	4♥	—	4♠
—	5♦	—	不叫!

你瞧，开始几轮的叫品与另一桌的无异，但当艾·克勃森进行第二门花色问叫时，他的夫人却将它误解为示弱的重复叫法，于是她不叫了。让我们来看看克勃森是如何定义他的问叫法的吧：“在四阶水平上叫出一门未叫花色，那是对该花色的问叫。假如在此之前还没取得过一致的将牌，那么在此问叫前的最后一门花色便作为一致的将牌。”

于是，上述叫牌过程中的4♥应作为以黑桃为一致的将牌后的对红心情况的问叫。“在积极应叫后，问者可能随后再询问第二门花色。”在这儿，艾·克勃森的4♥已表示将牌一致后的问叫，要是他对满贯没兴趣，那么他又为什么在他夫人的4♠之后又叫呢？无疑，这种情形很少见。但是在另一桌上的奥地利选手很清晰地知道什么是或者什么不是问叫，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着误解。

在艾·克勃森的晚年时，他声称克氏问叫法是在桥牌技术上的最伟大的发明，不幸的是它也是他心理上的最大的失败。拜占庭式布莱克伍德【注1】问叫法是英格兰的马克斯（Jack Marx）发明的，这个问叫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从技术上讲，这个问叫要比普通的布莱克伍德问叫优越得多，但人们普遍地认为它太复杂了，不久也为人们所遗弃。

你可曾见过某方叫了个大满贯，而他这一方的将牌却是3—2分布吗？请别说这不可能，我想你和同伴是不会干出这类荒唐的事的。然而一对英国选手在1965年欧洲桥牌锦标赛中确实这样做了，他们是柯林斯（John Collings）和坎辛诺（Jonathan Cansino）。此事因诈叫而起，没想到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利用无局对有局的有利形势，柯林斯诈争叫4♠。位于西家的德国选手一开始并没意识到这是个诈叫，他与同伴在

红心上已取得了一致,在柯林斯的 4♠后,西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东西方在黑桃上是没有输张的,凭借坚强的方块套和草花缺门,西家显然是认为 7♥ 离他并不远,于是他叫 5NT 询问同伴在红心上究竟有无大牌。

	♠ Q 5 2		
	♥ 8 3		
	♦ Q 10 9 4 3		
	♣ 10 7 3		
♠ A K 9 3	北 西 东 南	♠ J 8 7 4	
♥ K Q 10 2		♥ A J 6 5 4	
♦ A K 8 7 2		♦ J 5	
♣ —		♣ J 9	
	♠ 10 6		
	♥ 9 7		
	♦ 6		
	♣ A K Q 8 6 5 4 2		

东西有局,叫牌过程如下:

西	北	东	南
德尼克	坎辛诺	乔兹齐斯尼	柯林斯
2♣	—	2♥	4♠
5NT	7♠	—	—
加倍	都不叫		

假如你持北家的牌,你将如何参与叫牌呢? 诚然,坎辛诺绝没想到东西方要是叫到 7♥ 后他手中的 ♠ Q 将成为击败这个大满贯的惟一的功臣,于是他迫不及待地直冲 7♠。西家又不能叫 7NT,那也只好加倍了。防御术并不精彩:西家兑现一张方块大牌后出了张小红心,同伴应其要求打回草花,西家将吃后不露声色地打出 ♠ 9。柯林斯识破了西家的诡计,放上了明手的 ♠ Q,并拿到了这一墩。从明手出方块回来,手中

将吃，结果宕十墩。虽然那时使用的还是老式计分法【注 2】，但损失亦惨重，被罚 1900 分。当与另一桌南北方以 7♣牺牲叫的结果相比较时，德国队在这手牌上赢了 14 个 IMP。英国队的领队闻讯后勃然大怒，指责柯林斯的叫牌不负责任并声称：“柯林斯今后再也不能代表他的祖国参赛了！”这样的指责和决定公正吗？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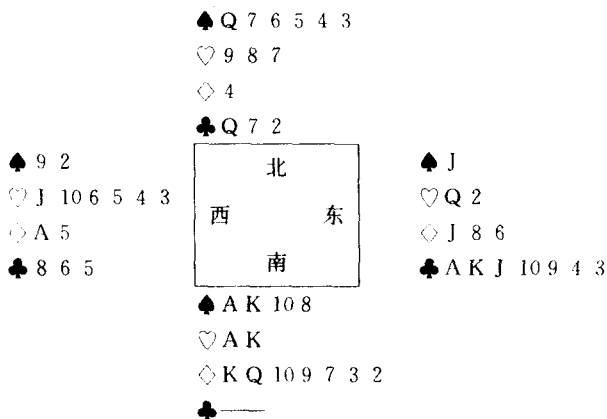
在一个这么重大的锦标赛中胆敢做出如此的诈叫，不能不佩服柯林斯有着超乎常人的胆略。假如最终结果是德国队叫到了 7♥且失败了，那么这将成为轰动该锦标赛的头条要闻，很可能参赛的每一个人都会说：“哇，好一个柯林斯，好一个了不起的 4♠诈叫！”对于柯林斯的诈叫风格，我们还需看看他以前的表现，然后再加以评论。有一回柯林斯持 ♣AKQ5 首先开叫 3♣，下家介入了叫牌，而柯林斯的同伴持三张小草花又加叫到 4♣。那两位对手恰也各持三张草花，根据叫牌进程，他们都有理由认为同伴的草花定是单张或是缺门，于是他们充满信心地叫到了小满贯。柯林斯一看将由他首攻便加倍了，令在场每一个人惊异不已的是柯林斯一下子便拿到了三墩草花！这就是柯林斯风格，他的牌感相当出色，常会嗅出对手将可能做出什么决定，从而他会想方设法去阻止或干扰。事后英国队的领队的火气渐渐平息了，所以我们在 1965 年后仍能见到柯林斯作为英国队的代表活跃在各种锦标赛上。

接下来让我们一块儿来看看坎辛诺的叫牌，你会赞赏他这种直跃七个水平的叫牌吗？要是他跳叫到 6♠又会损失什么呢？很可能对手会加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柯林斯会撤退到 7♣的。假如对手在坎辛诺的 6♠后仍叫到了大满贯，那么坎辛诺可以将它放过让柯林斯做出最后决定，至少这时坎

辛诺还有机会叫 7♠——如果他坚持想叫的话。在坎辛诺直冲 7♠后惟一可能的好处是对手放弃加倍而叫 7NT, 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吗? 我个人表示怀疑。

当你参加一个重大比赛前, 通常你会收到来自竞赛组委会的一些重要资料, 其中一部分便是你可能遇到的对手的叫牌体制的概况。假如你和同伴对此不屑一顾, 或是假如你们看了一眼而没深入讨论, 那么当你们遇到一些陌生的虚叫体制时, 你们不吃亏才怪呢。

下面的这副牌选自 1969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 16 届百慕大杯赛中。在第一阶段的循环赛中法国队与中国台北队相遇了。法国队如想进入决赛, 那么他们需要至少赢 33 个 IMP 且在最后一场的比赛中大胜巴西队。而中国台北队因前几轮发挥不错, 所以他们只需赢 3 个 IMP 即可进入决赛。中国台北队是首次参加百慕大杯赛, 队员使用的都是虚叫体制, 其中两对用的是中华精准制, 另一对用的是曼谷梅花制【注 3】。



双方无局，其中一桌的叫牌过程如下：

西	北	东	南
德素	戴明芳	特隆	黄光辉
		1♣	1NT
2♥	2♠	3♣	3♥
—	4♥	—	4NT
—	5♣	—	6♠

都不叫

按黄光辉和戴明芳的叫牌体制，争叫 1NT 应为 16—18 点的平均牌型。所以黄光辉争叫 1NT 真有点异乎寻常，但就其结果来看，黄的叫牌非但无可厚非，而且非常成功。戴明芳很轻松地就拿到了 12 墩牌，中国台北队因此得 980 分。但这手牌传到另一桌上时，情形就大相径庭了。

西	北	东	南
沈	布朗杰	柯维特	斯瓦克
		1♣(1)	2♣

都不叫

(1) 曼谷梅花制，12—20 点，可能是自然真套，也可能是无五张套的平均牌型。

显然，斯瓦克 (Henri Szwarc) 和布朗杰 (Jean-Michel Boulenger) 并未讨论过如何来对付这陌生的曼谷梅花制，斯瓦克认为 2♣ 是个扣叫，而布朗杰则以为这是个真套争叫。2♣ 远不是个好定约，结果定约宕三下，中国台北队共得 1130 分，合 15 个 IMP。最终中国台北队以 85—54 个 IMP 击败了法国队。